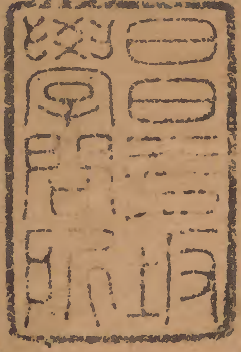


五經朱子語類

書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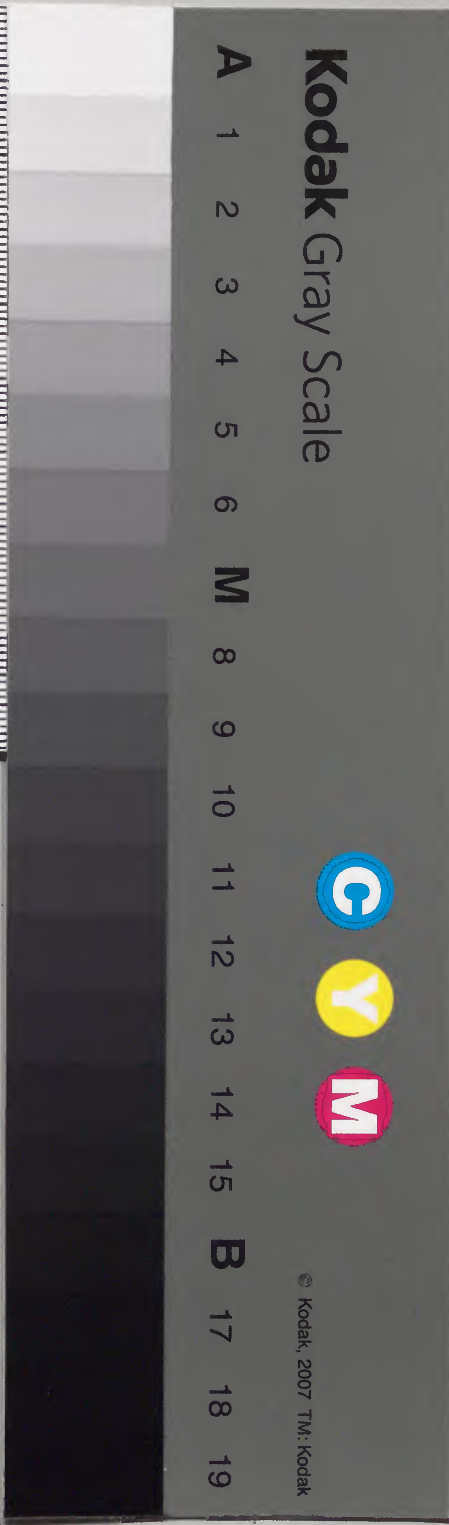
重編十四



漢書門			
九	四	一	〇
二	七	一	〇
四	二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九	一	〇
六	四	一	〇
一	二	一	〇
七	四	一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14)	
函號	298	256



淺草文庫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姚廷謙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三

虞書一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叙起

吳振錄堯典

林少穎解放勲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為優

朱子語類 書三

輔廣錄
堯典

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
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
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封太山二
說如何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烈風雷雨弗迷其
道當從史記

萬人傑錄
堯典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
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

輔廣錄
堯典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
性存存亦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
存亦然皆得

吳振錄
堯典

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贊詠堯德
如此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
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統錄四十六卷中
堯典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得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
程先生說多如此詩尤甚然却得許多義理在其
中

吳振錄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

堯典

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

輔廣錄

堯典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廖德明錄

堯典

克明俊德只是明已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七

吳振錄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元孫

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祖姑

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

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

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萬人傑錄

堯典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

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族姓亦不可攷姑存二說可

也釐則訓治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

輔廣錄

堯典

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

者皆是胤子朱做丹朱說甚好然古有胤國堯所

舉又不知是誰繇而禹爲之用聖人大公無毫髮之私禹亦自知父罪當然

吳振錄堯典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輔廣錄堯典

堯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之類皆是幾時只是安坐而無所作爲

潘履孫錄字坦翁婺源人甲寅所開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二卷中堯典

百姓畿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

萬人傑錄堯典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別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黃雷錄堯典

羲和卽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黃義剛錄

堯典堯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
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
氏王氏兩說相兼其義始備

輔廣錄
堯典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幾衡
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輔廣錄
堯典

古字宅度通用宅囑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
以作曆耳如唐時尙使人去四方觀望

輔廣錄
堯典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日恐當從林少穎解寅

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
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鳴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
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
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
類寅賓則永之於日星鳥則永之於夜厥民析因
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
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莖尾至翮毛
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
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爲築一臺而分
爲四處非也古注以爲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
若知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

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歛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

萬人傑錄

堯典

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說卽是此意

輔廣錄

堯典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爲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羲仲一人東方甚廣如何管得許多

廖德明錄

堯典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輔廣錄

堯典

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察也

輔廣錄

堯典

堯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余大雅錄

堯典

讀尙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
甘節錄字古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堯典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
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
繇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輔廣錄堯典

包顯道問朱先稱啟明後又說他罷訟恐不相協曰
便是放齊以白為黑以非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崎嶇
且說而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健訟不

解惟其啟明後方解罷訟又問堯既知繇如何尙用之曰繇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狠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狠當所以楚辭說繇婞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處壞了人多弄八九年無收殺故舜殛之

黃義剛錄堯典

林夔孫錄云問啟明與罷訟相反靜言庸違者不能成功却曰方鳩孱功曰便是驩兜以白為黑云

伯恭說子朱啟明之事不是此乃為放齊翻款堯問疇咨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為惡之人此只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

廖德明錄

共工驩堯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

堯典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羨因下文而誤

堯典

異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

已而已之也

堯典

堯知鯀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皆不可曉當時治水

事甚不可曉且如滔天之水滿天下如何用工如

一處有一處無尚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

注海今水深三尺便不可下工如水甚大則流得

幾時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當時治水之

事如何

包揚錄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

以異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

曰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闕詔令也蓋鯀之為

人悖矣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

堯典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

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

耕稼了况上古人壽長轉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
有微而在下者

輔廣錄
堯典

烝烝東萊說亦好曾氏是曾彥和自有一本孫曾書

解孫是孫懲

輔廣錄
堯典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子于滄汭
嬪于虞乃史官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
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
入許多字了說

輔廣錄
堯典

嬪于虞帝曰欽哉堯戒女也

吳振錄
堯典

朱子語類 書三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屠嘉正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四

虞書二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典
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慎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
合於堯典也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
避諱多以玄為元甚非也如玄黃之玄本黑色若

云元黃是子畏於匡之類也舊來頒降避諱多以
玄爲真字如玄冥作真冥玄武作真武伯豐問既
諱黃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爲人皇
中之一黃帝自是天降而生非少典之子其說虛
誕蓋難憑信也

萬人傑錄
舜典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觀四
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
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
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

廖德明錄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
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
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
實處

輔廣錄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是八德問徽五典是使之掌載
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爲行
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曰若爲山虞則
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
逃其道也

萬人傑錄
舜典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爲據謂如治水之類弗逃謂舜不逃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逃仍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爲好

黃義剛錄
舜典

烈風雷雨弗逃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逃二字說不得弗逃乃指人而言也

輔廣錄
舜典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

得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

輔廣錄
舜典

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終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

輔廣錄
舜典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營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爲可疑

李方子錄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謂察天文審已當天心否
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
從此理會去

輔廣錄

舜典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
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輔廣錄

舜典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崇卽祭法中
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
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

神次序皆順問五峰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
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
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
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
不可以為據

吳雉錄

舜典

汪季良問望禋之說曰注以至於岱宗柴為句某謂
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

楊道夫錄

舜典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
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

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此之速

萬人傑錄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

輔廣錄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舊說皆云如五器謂卽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旣輯之至此禮旣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恐書之文顛倒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

凶軍賓嘉之五禮凶禮之器卽是衰經之類軍禮之器卽是兵戈之類吉禮之器卽是簠簋之類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其文當作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言諸侯旣朝之後方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事旣卒而乃復還也

林子蒙錄未詳所開年歲饒後錄十七卷中

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爲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

禮只是吉凶軍賓嘉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
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
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
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班
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此二句本橫渠說

董銖錄
舜典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乃倒文當云肆覲東后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如五器卒乃復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
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如卽同也卒乃復言事

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見東后必先有贄見
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

輔廣錄
舜典

問贄用生物恐有飛走日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

黃義剛錄
舜典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

黃義剛錄
舜典

汪季良問五載一巡狩還事一年遍歷四方還是止
於一方曰恐亦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說者多以爲
如五器輯五瑞而卒復以還之某恐不然只是事
卒則還復爾魯可幾問古之巡狩不至如後世之

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
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
從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秋之世與芴茨土
堦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爲衛則
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

楊道夫錄

舜典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
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
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
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
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

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

輔廣錄

舜典

董銖錄云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
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只在一處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
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
巡狩殷國殷國卽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
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
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輔廣錄

舜典

舜巡狩恐不解一年週遍得四岳皆至遠也

包揚錄

舜典

巡狩只是去回禮一番

黃義剛錄
舜典

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爲幽并二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爲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爲并州北爲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爲營州

輔廣錄
舜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卽墨劓荆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管

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名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荆宮大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劓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

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明
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
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
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
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
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
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
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
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

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
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
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
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
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
全之也

沈備錄
舜典

問象以典刑如何爲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
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
有條理又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
示民以墨劓荆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

五刑爲流法以宥犯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爲惡
害及乎人故雖不用正法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
官刑朴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則又爲贖刑以贖
之蓋鞭朴是罪之小者故特爲贖法俾聽贖而不
及於犯正法者蓋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朴如此
乃平正精詳真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
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蕭望
之贖刑議有云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
利路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聖人作事一看義
理當然不爲苟且姑息也

董鍊錄
舜典

問五刑吳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
不悌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
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
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

董鍊錄
舜典

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石林說
亦曾入思量鄭氏說則據他意胡說將去爾

輔廣錄
舜典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
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
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

斷者不可復續乃矜恤之恤耳

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十二卷中

舜典

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黃義剛錄舜典

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此等隔涉遙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才說殺便受折難

輔廣錄舜典

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

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

輔廣錄舜典

流放竄不是死刑殛伊川言亦不是死

吳振錄舜典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陳文蔚錄

舜典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

萬人傑錄

舜典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室只訓居

萬人傑錄

舜典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輔廣錄

舜典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眾也疇咨若予采舉其類而咨詢也

萬人傑錄

舜典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輔廣錄

舜典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

九子言卷
郎兼平章事模樣

黃義剛錄

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又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此官爲此而設

黃義剛錄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林夔孫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官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

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

室爾

輔廣錄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弃於市官刑下蠶室其他底刑也是就箇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割殺了他

林夔孫錄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爲差五服三就是作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腐則下蠶室劓剕就僻處蓋劓剕若當風處必致殺人

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

董銖錄

舜典

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禽獸耳

輔廣錄

舜典

問命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直清堂

萬人傑錄

舜典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

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

輔廣錄

舜典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黃義剛錄

舜典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膝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舜典

古人以樂教胃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

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則大簇為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湯詠錄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輔廣錄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樂去就他詩

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曾祖道錄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永以律和聲之高下

甘節錄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鄭可學錄

聲只有五并二變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聲依

永律和聲

黃當錄

聖只訓疾較好

輔廣錄
舜典

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穢乃讎
皆傷殘之義

輔廣錄
舜典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

黃義剛錄
舜典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
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
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

萬人保錄
舜典

稷辨臯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掌

刑掌禮樂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與益之類

便皆是箇羸畜底聖賢所以只教它治虞治工之

屬便是它只會做這般事

黃義剛錄
舜典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

輔廣錄
舜典

朱子語類 書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錢在培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書五

虞書三

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
不可知

輔廣錄
大禹謨

微戒無虞至從已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

裏如此一段他先說做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做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于逸遊于樂矣若無箇做戒底心欲不至于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

之所欲哉

林夔孫錄
大禹謨

當無虞時須是做戒所做戒者何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遊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

黃義剛錄
大禹謨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

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攷矣

萬人傑錄

大禹謨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黃義剛錄

大禹謨

劉潛夫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又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

葉賀孫錄

大禹謨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捨皆在於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

萬人傑錄

大禹謨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

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
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
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楊道夫錄
大禹謨

聖人亦不曾徒用刑政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
曾不用刑政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
無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

恤刑

葉賀孫錄
大禹謨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
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

不至死

萬人傑錄

大禹謨

輔廣錄云豈有此理某嘗謂雖堯
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
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
箇道理便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
中間這裏正好着力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
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大禹謨

心只是一箇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一邊道
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既能辨之
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道中是無過不及之
中

葉賀孫錄

大禹謨

錄中心只是一箇心黃卓錄云人心道心元來只
是一箇錄中一是守之固黃卓錄云一是守之專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道心者兼得
理在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

執厥中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

不好只是危若便說做人欲則屬惡了何用說危
道心是知覺義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
是要別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
以能允執厥中

楊至錄字至之泉川人癸丑甲寅所聞先生六十
四歲六十五歲饒錄二十八卷饒後錄二十五卷

中
大禹謨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
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
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
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
落塹危執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

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陳文蔚錄
大禹謨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

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舉處理會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滕璘錄
大禹謨

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

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存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伊川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渠却云好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通考云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已

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鄭可學錄
大禹謨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某說亦曾看問如何某說如他說動心忍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一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致而不二曰深入之說却未是深入從何處去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某說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

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硯上
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
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

竇從周錄字文卿丹陽人丙午以後
所聞先生五十七歲池錄十四卷中
大禹謨

林恭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日中只是箇恰好底
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
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三句是舜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
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

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
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
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
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
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
是隨它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
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槩
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
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却於
此可見次日恭甫又問道心只是仁義禮智否曰
人心便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饑而思食後

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著與不當著這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能無但聖人是常合着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心去這兩者也須些細辨別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箇便須是常常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大槩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那惟情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這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大物事與它更無它

說只有這四句且如仁者先難而後獲那先難便是道心後獲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說仁義時那不遺親而後君自在裏面了若是先去計較那不遺親不後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惟一也是就心上說否曰也便是就事說不成是心裏如此臨事又別是箇道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方生這箇心那有一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說話便是心裏要說如紵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爲

黃義剛錄
大禹謨

竇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
心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
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是有力曰人心道心且
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
入從何處去竇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
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竇曰了
翁言人心卽道心道心卽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
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竇曰未發隱於內故微
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
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此處舉語
錄前段
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先生以
手指身嗜欲之類

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
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
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
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
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
此

廖德明錄
大禹謨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
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
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
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

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卽惟精也固執卽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張洽錄字元德青江人丁未癸丑所聞先生五十八歲六十四歲附池錄後大禹謨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爲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

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只有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語人非有兩箇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不同惟精惟一是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箇甚麼若辨別得了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精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

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大禹謨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頭徹尾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畧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

龔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大禹謨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

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

林學蒙錄大禹謨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

滕璘錄大禹謨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

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
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
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中

不知何氏錄
大禹謨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饑渴寒煖此人心
也惻隱羞惡道心也只是箇心却有兩樣須將
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且如人知饑之可食而不
知當食與不當食知寒之欲衣而不知當衣與不
當衣此其所以危也

黃義剛錄
大禹謨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饑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

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
曰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
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
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
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李方子錄
大禹謨

錄中形骸上起底見識或錄云從形體上生出來
底見識義理上起底見識或錄云就道理上生出
來底見識

饑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
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
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

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
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
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
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
制人心皆道心也

章伯羽錄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曰如喜怒人心也然無過而喜喜至於
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
爲人心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
是道心問饑食渴飲此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
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

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
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
命焉耳

沈備錄
大禹謨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
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
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麤底便易
見饑渴寒煖是至麤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
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
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黃義剛錄
大禹謨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
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

鄭可學錄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
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陳文蔚錄
大禹謨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
心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饑欲食寒欲衣

之心爾如何謂之危既無禮義如何不危

黃士毅錄字子洪未詳
所聞年歲蜀類徽類中
大禹謨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
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
爭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林夔孫錄
大禹謨

既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

甘節錄
大禹謨

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箇

真知

楊道夫錄
大禹謨

漢卿問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
一半不是須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
却要守得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
際頭頭捉著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一力行不可偏
廢

李杞錄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
生六十五歲饒後錄二十一卷中
大禹謨

問精一執中之說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
不雜執中是執守不失

余大雅錄
大禹謨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
會精也

楊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
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大禹謨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
微妙有甚準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
林賜錄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
先生六十六歲饒錄卅二卷中
大禹謨

因論惟精惟危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
雄固乃能純一而無間

沈備錄
大禹謨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

萬人傑錄
大禹謨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萬人傑錄
大禹謨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閒暇之

意

輔廣錄
大禹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說者云是形容臯陶之德或以為是臯陶之言曰下文說謹厥身脩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臯陶底語問然則此三句是就人君身上說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是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之意

董銖錄
臯陶謨

庶明勵翼庶明是眾賢樣言賴眾明者勉勵輔翼

黃義剛錄
臯陶謨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
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
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
某事某事以爲驗是也

萬人傑錄
皐陶謨

皐陶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湊合將來方成

一德凡十八種

吳必大錄
皐陶謨

九德分得細密

李閔祖錄
皐陶謨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

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
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
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
事

黃義剛錄
皐陶謨

簡而廉廉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也論語集註廉

謂稜角峭厲與此混而不分明相發

吳壽昌錄字大年邵武人丙午同子浩
錄先生五十三歲饒錄四十三卷中
皐陶謨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
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

楊方錄
臯陶謨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黃義剛錄
臯陶謨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

黃義剛錄
臯陶謨

同寅協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卽指上文五禮五刑之類

黃菴錄
臯陶謨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

楊方錄
臯陶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

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畧扶助之而已

沈備錄
臯陶謨

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

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黃義剛錄
益稷

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問元德尋常看予克厥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逐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久

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俊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乃是賞罰曰既是賞罰當別有施設如何只靠射

豈有無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爲好人乎元德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似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元德問孔壁所傳本科斗書孔安國以伏生所傳爲隸古定如何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僇功載采采等語

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點句如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折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罔
或者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欵識中多云
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盤庚如何曰不
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
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
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場大鶻突尋常讀尙書讀了
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着輓過盤庚却看說命然
高宗彤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尙書可通則通不可

通姑置之

萬人傑錄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箇安穩處弼直
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

甘節錄

義剛點尙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

黃義剛錄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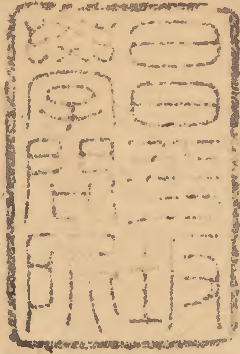
輔廣錄

苗頑弗卽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
後方征之旣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

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媯朱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

輔廣錄
益稷

朱子語類 書五終



天保辛卯

